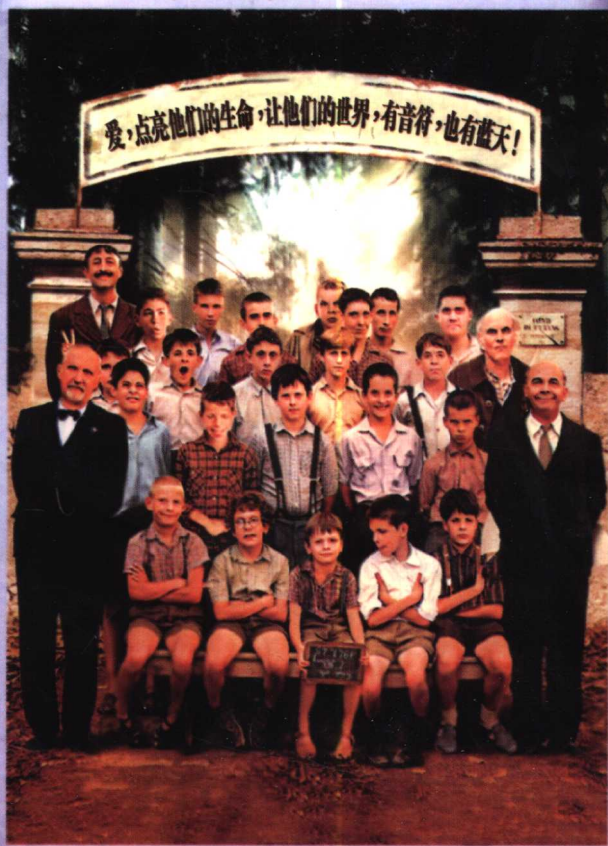


Les Choristes

放牛班的春天

一个爱与音乐交织的故事，一把找回遗忘记忆的钥匙
一对勇敢追求梦想的翅膀，都从放牛班的那个春天开始……

编著
骆昆鸿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Les Choristes

放牛班的春天

一个爱与音乐交织的故事，一把找回遗忘记忆的钥匙
一对勇敢追求梦想的翅膀，都从放牛班的那个春天开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牛班的春天/骆昆鸿编著.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4

ISBN 7-5019-4819-4

I. 放... II. 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956 号

版权声明

©本书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售,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著作权人和本社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书内容进行复制、转载或刊登。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雅 歌 责任终审:劳国强

出 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6号,邮编:100740)

印 刷:上海腾飞照相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4.625

字 数:60千字

书 号:ISBN 7-5019-4819-4/G·551

定 价:17.8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1836

读者服务邮购热线电话:010—65241695 85111729 传真:85111730

发行电话:010—85119845 85119925

网址:<http://www.chlip.com.cn>

E-mail: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50178SAX101ZYW

自序

放飞孩子的梦想，
因为那是遗忘自天堂的记忆

如果现在让你回想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幼儿园的老师，你记忆最深的事会是什么？是考试不及格时红肿的手心？还是因为唱了一首好听的歌老师脸上鼓励的眼神？那么经历过的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每个在起跑线上的孩子都有无限可能，可是我们总希望他沿着跑道跑，而且要跑得比别人快、比别人稳，却忘了他们也可以跳、可以滚、可以飞，那一条起跑线虽然是个开始，但每个人最后的终点不见得一样。

于是这些没有跟着跑的孩子很容易被遗弃，被归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Les Choristes



放牛班的春天

为不受教的一类，也被拿来警告那些不想跑的孩子，成了所谓正常社会中失落的一群，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孩子是刚从天堂离开的天使，他们还带着在天堂时很深的记忆，每一个笑容的轮廓、认真的眼神都是来自天堂的生活片段。

因为身处不同的环境，这些带着天堂记忆的孩子有的被禁止、有的被压抑、有的被诱惑，天赋的本能随着年纪渐渐流失，只能在那个无形的跑道上战战兢兢地向前进。

长大成人的我们有时也会突然有些感应，停下脚步翻出还是孩子时记忆深处的角落，想找人分享，可是一旦有这种想法，看见身旁的人没有任何反应，只好再继续跟着大家的脚步前进。

我们向往天堂，可是却遗忘了我们原是来自天堂。

《放牛班的春天》从一个知名指挥家莫杭治·皮耶尔的演奏会开始，透过一本五十几年前泛黄的笔记本，

一步步走回小时候感受音乐召唤的过程，才发现那个短暂出现的代课老师克莱蒙·马修，原来早就为这一切播下种子……

而马修老师是在跑道上中途退出别人眼光的失败者，他带着满身疲惫逃走，想永远锁上脑海中对音乐的梦想，到辅教院当代课老师时遇到一群正被压抑的孩子，从孩子的眼神和歌声中，他发现了那段遗忘的记忆……

保有天堂记忆的孩子总会让人惊奇。

你还记得还是孩子的你曾经有过的梦想吗？

让我们一起看看马修老师如何放飞孩子的梦想，
唤回天堂的记忆。

骆昆鸿

《放牛班的春天》中文版编著者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Les Choristes



音乐会场上来宾都已入座，台上的交响乐团正在为乐器做最后的确认测试，就等着指挥进场，一场音乐演奏会即将开始……

后台的准备室中，这次音乐会的指挥正躺在椅子上，他闭上眼睛深呼吸来稳定心中蓄势待发的能量。

每次上场前他总会放空脑中的意识，然后在演奏会上可以心无旁骛地控制每个音符的节奏。

这时有人说话：“皮耶尔，法国紧急长途电话。”

皮耶尔并没有被打断，他完成那个出场前的深呼吸后回答：“音乐会后再说。”

那个人继续说：“是关于您母亲……”

皮耶尔睁开眼睛有点惊讶，皱紧的眉头也许已经知道电话将要传来什么消息。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Les Choristes



放牛班的春天

他慢慢起身走向电话。

“喂……”

*

*

*

*

*

演奏会结束后，皮耶尔立刻赶回法国。

会场上当指挥棒开始在空中舞动，皮耶尔眼眶中的泪水也被牵引出来，但他换了个头的角度不让她流出，让自己更专心在指挥上，此刻他不是属于自己，也不属于母亲，而是属于演奏会。

开车前往母亲葬礼的途中下起大雨，像是把之前强忍的不舍宣泄出来。

雨下得越大就越能安慰心中那份遗憾。

母亲的棺木覆上泥土时雨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因为那加上了皮耶尔眼中终于不能指挥的泪水。

开门回到家中，虽然一切都跟离开时一样，但心中一块黑压压的阴影里总感觉失落了什么，那是一块属于记忆中母亲的影像。

响起的门铃声把皮耶尔从失落中拉回来。

皮耶尔看着站在门前大雨中的白发男子，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男子开口：“你还认得我吗？”

皮耶尔试图搜寻记忆中的印象，但无所获。

男子继续说：“池塘之底辅教院，我爸爸星期六会来接我。”

皮耶尔大喊：“贝比诺！”

男子露出微笑。

“对！是你没错……”

“贝比诺，我们多久没见了？”

“嗯，只不过五十多年没见。”

进屋之后，贝比诺拿出一张在池塘之底辅教院拍的泛黄照片。

“你就是坐第一排中间的小个子。”皮耶尔指着照片说。

“你在这。”贝比诺也找到皮耶尔。

“还有那个代课老师？叫什么……”照片右方有一个穿西装的秃头男子。

“克莱蒙·马修。”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放牛班的春天

“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皮耶尔若有所思地说。

贝比诺拿出一本也同样泛黄的笔记本交给皮耶尔。

“打开它。”

笔记本上写着：《池塘之底辅教院 1949 年》

“这是马修在辅教院时写的日记。”

“一个关于他也属于我们的故事。”

“这本日记是为你写的。”

“真希望不是在这种场合给你。”

“你是……”

皮耶尔翻开笔记本，也翻开了马修五十多年前的记忆……

*

*

*

*

*

1949 年 1 月 15 日

多年在不同领域的尝试失败后





放牛班的春天

我深信即将面临最悲惨的未来

这所行为偏差的青少年辅教院

至少广告是这么描述的……

池塘之底辅教院

连院名似乎都是特别为我取的

马修站在辅教院的大门前，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铁门里的柱子旁站着一个眼神怯懦的小男孩，马修走近打招呼。

“你好。”

“你一个人？”

“你在这做什么？”

“我在等星期六。”小男孩回答。

“为什么？”

“因为爸爸会来接我。”

“好！可是今天不是星期六。”马修弯下腰对小男孩说。

这时有一个人从铁门里的路上跑来，一边大喊：

“佩皮诺！”

“您好，我是新来的马修老师。”马修隔着铁门打招呼。

对方点头示意，马修随着他走进铁门里的辅教院。

从大门走过树林中的小径，拐过弯才看见石头打造的辅教院，斑驳的墙面吐出历史的沧桑，相较于外面的阳光，阶梯上入口处阴影形成的黑暗像是躲在那里准备吞食什么，整座辅教院透露出一股落寞。

不知道是辅教院让他觉得落寞，还是自己的落寞感染了它。

“这是您第一次代课吗？”对方开口问。

“我曾在私立中学代过课。”

“教的是……”

“音乐课。”

“您应该会 and 哈珊院长处得很好。”

“我们院长曾是小喇叭号手。”

迎面走来三个小女生对走在前面的佩皮诺招呼。

“你好，佩皮诺！”

“你好！”佩皮诺回答。



放牛班的春天

“这正是他三个女儿，他住这里。”领路的人看着那三个身影说。

“您从没见过哈院长吗？”

“还没，是布夫人介绍的。”马修回答。

“是吗？”

他就是马桑大叔

他过来对我说明他是学校工友、医护人员、仓库管理员和……修理门窗工

马桑大叔打开一扇黑色的大门，马修提着行李随着他进入辅教院。

“他在做什么？”

有个院童跪在地板上的水桶旁。

“哈院长罚他刷地板。”

“罚 15 天劳动，这是‘额外福气’。”马桑大叔语带玄机。

“这里的孩子到底怎么样？”

“没人告诉过您？”马桑大叔怀疑地说。

“没有。”

马桑大叔在医护室前停下来，准备打开医护室的门，一边说：“等下去参观我的菜园。”

“乐意至极。”

“混帐！他们又在搞什么鬼。”门锁似乎有问题，麦神父一直无法打开它。

“等一下，我来帮忙……”马修放下行李说。

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您就是克莱蒙·马修？”

“院长来了。”

“哈珊先生是本院院长。”马桑大叔转头说。

身后的阶梯上站着一个西装笔挺，嘴上有着一圈白胡子，看起来相当威严的人，眼神锐利地望着台阶下的马修。

“啊！院长，很抱歉。”马修慌张地跑上阶梯。

“对！您迟到了。”哈院长语调严峻。

“别人给了我错误的汽车时刻表。”马修解释。

“在本院准时是最基本的要求。”

“是的。”

“院长。”哈院长提醒马修应加上称呼。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Les Choristes



放牛班的春天

“是的，院长。”

马修从这个对答中似乎可以嗅出哈院长喜爱头衔的气息。

听到马修恭敬的回答，哈院长满意地回话：“好！请跟我来。”

“首先您必须熟悉院内所有的规定。”

“下午4点接着上我的课……然后……”

身后突然传来玻璃爆裂的巨大声响伴随着马桑大叔凄厉的叫声。

马修和哈院长立即回身跑向双手捂着眼睛挣扎的马桑大叔。

“您怎么了？快说话啊！”

“拿着！”哈院长拿出手巾给马桑大叔止血。

“我的眼睛！”马桑大叔痛苦地叫喊。

哈院长愤怒大叫：“又是恶作剧！”

“看这群孩子‘天性可爱’的一面。”

“好！放在那里。”哈院长让马桑大叔把手巾压在伤口上。

“我什么都看不见。”

“够了！别太夸张！我看看。”哈院长扶着马桑大叔。

“伤势还真的不轻。”血从手巾间流出。

“嗯……您去拉铃让大家集合。”哈院长对马修说。

“或许该去看医生。”马修建议。

“您不知道看医生很贵吗？”

“听见没？去拉铃集合。”

马修转身，却立刻发现自己不知道去哪里拉铃，于是回身问：“要去哪拉铃？”

哈院长夸张地指着大门：“您眼睛瞎了吗？就挂在大门口。”

马修拉铃时哈院长也拿出哨子猛吹。

“好了。”

“全体集合。”哈院长大喊。

随着刺耳的铃声和哨声，走道上开始出现凌乱的脚步声。

原本冰冷无生气的建筑，被一张张从阶梯上陆续跑下来稚气的脸照亮。

“这种‘意外惊喜’经常发生吗？”马修小心地问。

Les Choristes